

# 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# 豫剧老太的戏剧人生

## 年轻时宁愿拾荒也不愿唱戏，年老了一个人也要把戏唱下去

或许你也曾在广州街头见过她——穿着戏服，戴着花白头套，妆容厚重，唱着豫剧曲目，自称是河南某豫剧团老艺人，因剧团解散，外出卖艺。提起她，不少人都会记起：在正佳广场、天河城、石牌桥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都见过她，是那个唱豫剧的老奶奶。

近日，这个唱豫剧的老奶奶频繁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，围观者有同情与敬佩，也有不解及质疑。7月下旬，我们找到这位在广州街头唱豫剧的老人家冯变，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


①提着表演设备，穿梭在广州街巷  
②一个馒头，就是一顿晚餐  
③夜里在广州街头表演



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 
图羊城晚报实习生 姜雪媛  
实习生 郭依璇 蒋雪晗

### 壹

#### 浓妆重彩厚衣 酷热街头表演

七月以来，广州连遭高温天气，最高温逼破40℃，地表滚烫，行走一会，薄汗透衣，更遑论在外停留许久。

这样的天气里，豫剧街头表演者冯变的踪影更引人注目。她身材不高，着长衫戏服，戴发套，配抹额，满头簪花，油彩分明。虽妆容厚重，仍可辨得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，顶着烈日在天河城前街呀呀唱着豫剧，身前写着有文字的白布，自称是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人，因剧团解散，所以到外地旅游卖艺，过往行人偶有投掷零钱，她便作揖致谢。

近日，这一幕被路人拍下，陆续发放在各个社交平台上，引发热议，一是因为高温天气，户外长时间演出实属不易，二是表演者年事已高，妆容齐全坚持卖艺令人动容。

小颖便是其中之一，她从网上评论中获知冯变经常表演的地点，特地赶来支持，担心扫码线上支付于老人不便，她还贴心准备了现金，“将心比心，如果这是我的奶奶，顶着这么热的天，一唱大半天，我挺心疼的”，无过多言语，她将零钱投进冯变跟前的红色塑料桶内。

有人动容，也有人质疑。有网友对其豫剧团艺人的身份提出疑虑：“我之前路过的时候留意了一下，感觉这个奶奶动作有点含糊，嘴巴也只是在对口型，看起来不像是练过的。”



扫描二维码 可观看相关视频

在旁维护交通的志愿者李大爷时常看到她：“这些年不止她一个人在街头表演豫剧赚钱，还有另外几个，都在广州这些商圈游荡，他们是一起的。”

据2013年相关报道，在广州天河城，确有一群老艺人每天穿着戏服在街头卖唱。他们同样来自河南省周口市，都曾在县级剧团待过，后来剧团解散，只好回乡务农，在农闲时节组团一路南下来到广州，租住于洗村，每日到街头卖艺。

近十年过去，依旧漂泊在广州的，只余冯变一人，“这些年（剧团的人）老的老，死的死，就剩我一个了”。冯变对于自己引发的热议似是一无所知，仍旧每天外出，将豫剧经典曲目《打金枝》《朝阳沟》《花木兰》等翻来覆去地唱一遍，卖艺赚钱。

网上热帖发帖者“程小狮”说：“并不是因为她‘惨’而给钱，而是被她在这三四十摄氏度高温下，穿三四层衣服室外工作触动到。”也有网友评论：“不管是真假，六七十岁的老人穿着这么厚的戏服，在近40℃的高温天气里连站几个小时，真的不容易，我就想为她的努力鼓掌。”

冯变的演出在广州街头确实醒目。在现代大都市汹涌的人流中，站立街头一角，着传统戏剧服装演传统戏曲，往来路人难免侧目，而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豫剧，发源于河南开封，在南粤大地上发声，更属新鲜。不同于京剧与粤剧，豫剧极具中原地区特色，为之驻足者，或因一时好奇，或因那一团化不开忘不掉的乡愁。

### 贰

#### 历经几许波折 重走唱戏老路

7月26日，记者来到棠东，在冯变租住的城中村小屋里，与她有了一番对话。

她不识字。  
“您的名字是哪个字来着？”  
她比划着头发：“好像是辫子的辫。”  
也不记青年岁。  
“只记得姐姐比我大六岁。”

后续通过身份证上的信息，我们才知晓，眼前人名叫冯变，1958年生人，出生于河南省汝南县一个小村庄，其同母异父的姐姐张彦芹居于河南省太康县，母亲亡故后，姐妹俩相依为命。据冯变所述，姐姐一家均在太康县的某豫剧团工作，她16岁起便跟随姐姐在豫剧团学唱戏。

在团里边学戏边跟着下乡四处表演，如此三四年后，好景不长，豫剧团生计难以维持，就此解散，冯变的曲艺之路也由此中断。

为了继续生活下去，冯变跟着姐姐开始沿街乞讨，近到隔壁南阳市，远到跋山涉水去贵州。22岁时，冯变许了婆家，生下两个大胖小子，但没能过上想象中的安生日子。“我老伴当时去给人家盖房垒墙头，一天就那点钱，他还要花钱抽烟，让家里两个孩子怎么办。”冯变回忆，“我心里暴躁，跟他生气，就自己出来了，一路摸到广州。”

那是1994年，从未上过一天学的冯变，“广漂”也是临时起意，未作长远打算。她从“脏累差”的拾荒工作做起，安稳下来，气又消了之后，向家里报了平安，顺便把丈夫也拉来广州，一起“捡破烂”。那个年头，易拉罐一个五分钱，矿泉水瓶一个三分钱，夫妻俩每天拉着板车走街串巷，从破烂中拾金，慢慢攒钱帮助两个儿子在老家盖房娶妻。

后来，姐姐张彦芹与旧时同在豫剧团的好友结伴，一行六七人也来到广州，在街头卖艺过活，而冯变这回并未跟随姐姐的脚步，再唱起熟悉的河南梆子。

年少时天不亮便早起练功，在师傅严厉的目光和一下又一下的竹鞭下，不断“敲打”，尔后，又随着师兄师姐们走遍乡野登台献艺。台下满是质朴面容，带着从地里刚浸出来的汗水，围观仓促搭就的草台，冯变就在这台上，在一出出折子戏里演着他人的人生，参与他人的悲欢。

但在冯变自己的人生

里，她不是永远在台上的那一个——“当时都住在洗村，她们唱戏就住在楼上，我捡破烂，就住在楼下。”冯变说，“她们唱她们的，我捡我的，有人嫌我捡破烂脏，但像团里的凤莲、小霞待我还挺好。”

从台上退下来，冯变并没有离开曲艺太远，她做了听戏的那个。楼上是昔日的世界，戏服悬挂，油彩散落，在不时传来的咿呀开嗓练声里，楼下的冯变埋头拾掇捡来的“破烂”。

2008年，丈夫确诊食道癌，次年病逝。冯变又回到广州，继续在垃圾堆里翻腾了两年，终于将丈夫治病欠下的一万元债款还清。常年与重活打交道，冯变的左腿已被压弯，静脉曲张得厉害，走路不利索，登台阶都很吃力，姐姐劝她：“你腿跑不动了，来跟我一起唱戏吧，你儿子都成家了，赚个一毛两毛，就当自己的零花钱。”

又一次重新开嗓唱戏的选择摆在眼前，这一回，冯变还是没答应。她没有听姐姐的建议听进去，“我丈夫才去世几年，我怎么唱戏都唱不了，我心里不进不去”。而后继续拾荒为生，至于为何还在家里颐养天年，她语焉不详，含糊其辞，只是叹气：“跟家里人没缘分。”再加上闲不住，在外更觉自在，索性跑来广州。

随着年岁渐长，拾荒愈感吃力，在姐姐一再劝说下，2017年，冯变加入这支队伍，在姐姐与凤莲等人的帮助下，重拾豫剧表演技艺，在街头卖艺求生。

昔日乡村戏台，今日广州街头。台下质朴憨熟的乡亲和妆容幻化成他乡面孔，冯变一开嗓，河南腔调混在一派岭南音韵里，散在人群熙攘中。

此前，与唱豫剧的姐姐不同，冯变一直选择走上另一条道路。林语堂有言：真正的人生，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，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。倘若命中有定，兜兜转转这么些年，在冯变的“意料之外”，无可避免地，在广州，她最终重走唱戏老路。

### 叁

#### 羊城漂泊半生 如今独剩一人

如此过去五年，正如冯变所言，“老的老，死的死”，他们渐渐唱不动了。

“姐姐也干不动回家去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偶尔我表弟会过来，我们就一起去街边唱，凑合过日子。”冯变说。

据冯变所述，她在家中仍有联系，今年国庆节大孙子即将结婚，她打算八月份就先提前回去。

但她也仍说，还会再来广州，“这里人好，我过得也自在。”  
每天过得都很规律，一周七天，除了周一休息外，冯变每天都化妆穿衣服去“上班”。每日七点醒来，赶着去市场买昨天剩下的特价菜，“一大袋白菜只要两块多，回来配着稀饭和疙瘩面吃。我不爱吃肉，一天三餐就吃这个。”日子清贫，但她觉得很轻松，“没有人管我，也没有烦心事。”

外出的日子，临近中午，冯变便开始对着镜子上妆，为今日的卖艺做准备。整个过程近一个多小时，妆容其实不复杂，但她极为认真对待，日复一日，从不懈怠，“唱戏怎么能不带妆呢”。

先是底彩，糊在脸上，均匀抹用两面镜子，对照着整理发型



开，填平沟壑，试图平滑岁月，“一盒五块钱，能用一个月”；  
再是红色油彩，双颊上色，眼眶抹红，扑上散粉，“你闻闻，这个粉可香”；  
又是红色油彩，再抹一遍，唇也抿上，权当点胭脂，“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涂，但以前就这么教，我就这么学”；  
最后是用削尖的铅笔，蘸点黑色油彩，画出两道眉，“今天你们来，我画得更用心些”。

待戴上头套和抹额，簪上各异的花，这妆便是上好了，是扮的《穆桂英挂帅》中的余太君，到了今日表演位置，再将戏服穿上。临出门前，冯变为我们唱几句，她最喜欢的一出，是豫剧经典剧目《打金枝》，“一对对小夫妻去贺喜，唯有那小郭暖自己……”她唱时声音嘶哑，偶有停顿，气息未满，腔调不足，也自嘲“年纪大了后句高腔唱不上去了”。

以专业标准来看，冯变难称精湛，妆容也粗糙，但她渐渐衰老的身上，也难以体会豫剧作为我国五大传统戏剧之一的独特魅力。她在豫剧“母体”之外“推广”豫剧，不过是她谋生的一种手段，但她谋生过程中，却也跟广州生出情感。自小颠沛流离，走过许多地方，如今“广漂”近三十年，冯变心底里很是喜欢广州，“他们看是看，但没有人笑我”。

于她而言，广州是一处包容性极高的容身之所。豫剧在广州并不流行，听得懂的人寥寥无几，但并不妨碍听者顺其自然地接纳，“有些孩子也不知道我在唱什么，但他们看到都会跟我说几句话。”冯变说，在表演间隙，经常有人上前与其合影。

“这里的小孩好啊，他们看我可怜，中午就吃一个馒头，就会买给我，有个小姑娘路过，还塞给我一兜子东西。”袋子里是一块化妆粉扑、一盒面霜以及一盒润喉糖，“小姑娘跟我说，我唱累了，晚上回到家就含一个，含着清凉清凉的，对嗓子好。”冯变回忆道。

一剧团的人如今离散只留冯变，但她选择一个人继续唱下去。在广州的高温天气下，她长袖长裳，一字一句吐着唱词，一招一式也不含糊，手上或拧指或拍胸，脚步或轻挪或微踉，接连几个小时，掀开长袖，臂上是一层薄汗。饶是如此，冯变依旧嚷着“不热”“不累”，坚持演完今日场次，“再唱一会儿，到十一点了就‘下班’”。

冯变在广州没有朋友，休息时就在屋子里睡大觉，无聊了就跑去不远的河涌看别人跳广场舞，或许对她来说，豫剧表演是她与外界交流的一个窗口，所以她很少缺席既定的“演出”，也很少提前退场。往来路人看冯变唱戏新鲜，冯变也乐于跟他们交流，有母亲抱着孩子过来拍照，她也会围绕孩子逗趣几句，很是开心。

记者采访过程中，冯变还收到一束小花。玫瑰娇艳，放在裹满胶带的破旧塑料桶里。晚间11时许，她结束一天的表演，准备搭末班车回家。一天高温暴晒，冯变捧着塑料桶，在行人的侧目中，泰然穿过霓虹城市，直朝回家的路走去：“我不识字，但知道怎么走。”

初见冯变时，她脱口的第一句，便是“我这辈子吃了太多苦”。后来却话音一转，一再笑着说不觉苦，也不觉累。再多问一些，便神色有几分凝重，不肯再说了。

一出戏如何，唯有落幕时能下断语，而如今仅能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冯变的经历。但厚重油彩之下的模糊和矛盾，或许掩盖着这位广州街头豫剧表演者更多不为人知的人生。



感谢热心路人的捐助